

一年来，每当我手握方向盘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驾车登高涉远，奔走于城乡之间，心中总有股难以言说的喜悦在涌动，更有份油然而生的自豪在升腾。

2023年冬，我打听到学车政策有了新变化，七十岁、八十岁，只要身体硬朗，都能圆学车梦，当即跑到驾校报了名。

从前报名后发本教材，靠死记硬背就能去考试；如今不同了，报名后校方会帮忙下载驾考宝典，在手机上刷题练习。年轻人几天过去就能考过，上了年纪的人就不一样了，罚款、扣分的条款容易混淆，交警的手势难以判断，我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，记了三大本笔记，背熟了才去考，总算顺利过关。

转眼就是三九天，都说教练脾气急爱骂人，我找到了负责小路训练的教练，坦诚道：“教练您好，我这把年纪了，要是练车出了差错，您可千万别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我，我脸皮薄。”教练笑着点了点头。

练车时，先系好安全带，踩稳脚刹，启动车辆，一切从基本功学起，首当其冲是练好掌握方向盘的诀窍。

教练坐在副驾驶位上，指着方向盘边演示边念叨：“方向盘就像个大钟，左手握在9点钟方向，右手握在3点钟方向，两手一定要放松。左一圈，右一圈，原地转向打圈圈。左边打死要一圈半，回正方向也是一圈半，这种打法叫交叉打。”我跟着念口诀，边学边练，很快就摸清了方向盘的脾气。

开始攻克场地四项：倒车入库、侧方位停车、直角转弯、S弯。先分项突破，再综合模拟训练。这四项里，倒车入库堪称拦路虎，能熟练掌握它，就等于成功了

“扑扑”的声音不断从晒场上响起，妈妈知道这是有人在泼水降温，顺带占个纳凉位置。她慌里慌张地拎只木桶，背着筐篮，在水井里拎桶水也赶往晒场。睡到边上蚊虫多，烧堆草灰驱了蚊虫，又熏得难受。

老家在县城南面，海拔比县城还低点，四周是高山不通风，每到盛夏晚上，不到半夜过后没人想进家门。记事时起，晴朗的夏夜都是这样度过的，这也是记忆里最美味的乡村生活。

成人们聚到一起多是说奇闻趣事。有人说临村有个道士喜欢吹嘘，说他能驱鬼捉鬼，捉到就带到田里地里干活，鸡叫之前放走。有天有个人家老人去世，请他做法事，得空又吹上了，吹多了大家听出了漏洞。法事结束，有个小伙子偷偷在他道袍上系了把破扇子，装客气拎着道袍把他送到村口，此时正是下半夜，月下柳梢。小伙子悄悄将道袍放到地上，大声说：先生胆大，前面河湾处水鬼多，逮个让它帮你摸些鱼带回去。道士说：好，明天中午你来吃鱼。边说边走，总觉得有个东西跟在身后，发出“嚓嚓”声响，他走快点，声音更响，似乎跟得更紧。猛地停住一转身，声音嗖地跑到身后去了。顿时冷汗直流，迈开大步就跑，跑进家一转身就把门关上，大声招呼

生活流水

学车记

汪一平



远山的呼唤 李昊天 摄

一半，后三项只要抓住要点，便容易许多。倒车入库分右库和左库，关键都在看点和修方向。倒右库时，若点打早了，左边就会变宽，这时要早点回正方向盘；若点打晚了，左边就会变窄，得晚点回正方向。切记，倒左库的技巧与右库恰好相反。

学车的人格多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家离驾校近的凌晨五点就到训练场，傍晚收车才离开。我每天赶头班车去，搭末班车回，真是披星戴月。即便如此，我仍是每

天最后一个到，又因赶车要第一个走，一天顶多摸三次车。遇到自觉的学员还好，碰上争抢的，一天能摸一次车就不错了。放寒假后，学生学员增多，练车机会更少了。有时教练讲要点时我还没到，基础打得不扎实，第一次考试果然挂了。挂科后要等十天才能重考，我索性不凑这热闹，决定开年再战。

等学校开学，学员少了些，我决定先放下场地训练，转攻路考。路考练习轻松不少，每天只练半天，起初上午练车下午回家，一周

后改成上午休息下午练。教练全程坐在副驾驶上跟车指导，哪个细节忘了，他随时提醒。记得有次经过公交站牌，我忘了踩脚刹，教练问：“那个人坐在凳子上干吗呢？”“等车呀！”我脱口而出。“反应倒快。”他笑着说，我这才猛然想起，可车子早已驶过。还有一回我又忘了，教练硬是让我把车倒回去，重新踩脚刹再往前开，直到记牢为止。

路考有两条路线，考试当天随机抽取，所以两条线都得练熟。等我们练得差不多了，教练便帮忙预约考试。我们一车五人，我是唯一的男性，也是年纪最大的，成了教练最担心的学员。考试前一天下午，从一点开始，教练让我们逐个模拟过关，一直练到傍晚六点半才结束。考试当天，我让女学员们先考——她们毕竟胆子小些。那天真是个好日子，我们五人全都一把通过，教练笑得合不拢嘴，我们更是乐开了花。

茶季过后，我回头攻克场地考试。这次驾校改了规则，每天按签名顺序练车。我索性住到城关的孩子家，每天起床就往驾校赶，直到傍晚收车才回住处。一有空车，教练就喊我上车练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练得越多越熟练，这次教练主动帮我预约了考试。7月11日那天，我一把通过了场地考试。

闯过三关，就剩科目四的驾车常识考试了。科目四的诀窍就俩字：“安全。”题目里凡是跟安全有关的答案，反之便是错误。在家练了二十多天，又是一次通关。当天我拿到了盼望已久的驾驶证，多年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。看着驾驶证上自己的照片，忽然觉得这皱纹里藏着的不仅是岁月，更有不服老的倔强与对生活滚烫的热爱。

流年碎影

纳凉

王启林

道：老婆子快把灯端过来看看，是什么怪东西追我，还把袍子扯住了。他老婆过来一看，见是袍上系着一把破芭蕉扇。笑指着他苍白的脸说：平日你装神弄鬼，怎么也怕起了鬼？

农闲，乡人偶尔也请说书先生说上一段。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、猪八戒被围盘丝洞、豹子头林冲反上梁山、吴用智取生辰纲、武二郎景阳冈打虎、张生月下戏莺莺、诸葛亮草船借箭、火烧赤壁……都是晒场纳凉听来的。

说书先生一般带把二胡，没带的，我会递上一把自制的小京胡。同学蓬头很聪明，他带着我自制了两把小京胡。制京胡的原材料遍地是，除了琴弦都不用买。我知道哪里有大乌梢蛇，还会抓，蓬头会剥皮。他家门口有竹林，选棵粗直的竹子从根部锯两节备用。难的是弓弦，没马哪有马尾？运气来了，一个外地人骑着马来给乡人照相，邀一帮同学围上去，和他讨价还价，乘机剪下一小撮。琴

弦可以买，我俩掏了好多天灰鳖卖给药材站，成果除买了两副琴弦，还买了一个麻饼，收获甚丰。制京胡蓬头为主我为辅，大功告成后他学会了拉曲子，我是半首也没学会。说书的用了我的京胡，听说书时，我堂而皇之坐在最佳位置，边纳凉边听书，真的很爽。上大学后，那把京胡让大方的父亲不知送给了哪位说书人，代价是大家白听了一晚上书。

纳凉的习惯我带到了大学。芜湖是长江上三大火炉之一，夏天甚是难熬。每天晚自习后，拎桶凉水泼在宿舍楼外的水泥地上，干了再铺上凉席，带本书坐在路灯下看，困了，书当枕头甚是惬意。遗憾的是，书香的校园里无说书的。有年热地震波及芜湖，感觉楼、床在晃动，睡在寝室里的人纷纷往外跑，甚至有人跳窗户崴了脚。睡在外面道路上的人就沾光了，一挺身子，跳下台阶就跑到足球场中央，最是安全。

时光易逝，不觉间，我也成了个老学究。我有位学生装龙像龙，

扮虎似虎，和他在一起，总会有新奇之遇。纳凉这件最简单、平凡不过的事，也让他弄得一辈子难忘。某个夏夜，他一通电话，招来男男女女几人，车一出城拐入乡间小道，三弯两拐爬上小山岗，一块花皮布，一只酒精炉，一个透明玻璃茶壶，一撮铁观音，四只小茶盅，大家仰望星河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。习习凉风轻拂我们汗津津的前胸后背，凉意由每个毛孔涌入心头。谈兴正浓，他忽然高举茶盅，对着黑黝黝的岗下，鞠躬致敬道：我敬公墓里的诸公一杯，原谅我们打扰了你们的清净。然后从左到右，轻轻将茶水洒在地上。

什么？公墓？两位美女一惊而起，花枝乱颤。

“公墓阴气重，不正是盛夏乘凉的好地方？”学生风轻云淡地说。

刹那，一轮明晃晃的圆月也惨淡了几分，众人无不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直冲脑门，这次纳凉，可真是身心俱凉了。

